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請於答案卷(卡)作答，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閱讀坦雅〈誤讀的三種可能〉，回答以下問題：

1

整個季節

時針分針秒針都穿錯鞋

大尺碼地慢跑

很風，也很落葉

著涼的句子

並不知道霧的亂入

2

並非所有的夢都需要課堂

也不是畫重點、做筆記就能考出

一百分的睡眠

不如待在潛意識的廢墟

撿石頭，收集閃電

3

太陽是羞於說愛的

除非陰影擴大遺忘的面積

思想是怯於承認被綁架的

除非暴雨能成功逮捕自由的真相

然而這些全是假設，假設

這兩個字

不夠純潔也不夠邪惡

摘自《自由時報》2014-12-29

(一)史萊瑪赫認為詮釋作品是詮釋作者的心智，包括文法解釋(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和心理解釋(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兩層面。試著詮釋此詩中提出之「文學誤讀」現象。(15%)

(二)狄爾泰進一步認為詮釋是作者與讀者生命的交流。試就誤讀層面，舉出過往閱讀經驗中類似的例子。(10%)

二、以下節錄王文興《家變》，主角范燁的日記獨白：

一天晚上，在他和父親爭吵完過了以後，在日記簿上忿怒地劃塗道：「——家！家是什麼？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牠也是最殘忍，最不人道不過的一種組織！在一個家庭裏面的人們雖然在血統上攸關密切，但是同一個家庭裏的構成的這一撮人歷來在性格上大部都異如水火——怎麼可以不管三七二一的把他們放在共一個環境裏邊？強把一家三個人都迫他們集中住一塊，就彷彿像是令三頭族類根本不相同的惡獸——例如猛虎，戾獅，怒豹一齊囚在小小一隻獸監底裏面。大凡一切的人一般其所無可忍受的不僅獨有辱侮；凡是人也一樣地不能忍受蠢笨——我的父母親偏偏就是這樣，而我的父親尤其如此。在他們說來好像都是我虐待他們，我常常發脾氣，事實上其實應該視作他們虐待了我纔是對的。家庭的生活可以說比起即使是軍隊裏面的一個班編制的集體生活猶要叫人無法忍渡，此因為一個班的編制還最大可能不過是三年五年，而一個家庭卻是繼續不斷的連連下去的。」

「為什麼要有家庭制？這個制度最初到底是誰無端端發明出來的？人類在開始的時後也許是出自『需要』，至需要靠一家的團結來拒對外患，可是時至今日我們顯然悉已經必定不會有外凌的傷害，想不到居然反而是一家人自相內部互相的相殘！——茲是依照這樣來看值今此一家庭定制牠是不是還有教牠存在的『需』『要』？事實上如果我們開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為什麼『孝』不『孝』是重要的東西，在他們的觀念裏邊好像完全歷來就沒有注意過是有這樣的一個需要。」(中略)

「一切的問題都在於『經濟』兩個字可以解釋。今日的年紀耆老的彼等之所以高張孝道是因為——一概是因為的需要『積穀防飢，養兒防老。』祇是這麼的為著自己自私己利的計算而已。假如確實是為了這麼的似這樣的一個理由來說的話，做兒女的顯然只需要把他們的錢掙回去支持他們的父母親底生活支耗這就夠了，何必一定要窩聚住守一起？在中國社會上的老年人物這些人他們難道就不能夠了解這一點嗎？歸根究底的說一句，他們（是一些老年人）其所要的就是錢鈔而已！」

「在今天台灣的社會上家庭中其所以互相無法藹然相處的原因以我的觀察所得來看至少抓得出兩個原因是主要最要的原因而來；第一，——這兒的房子太小，住在一家子的人相相互戶妨礙，沒有辦法達到眼不見為淨的田步。往日的士大夫一般人他們蠻可以精求『孝道』，他們的房屋屋敞廳恢，他們具那樣的條件講求孝道當然容易，讓他們來住住像我們這樣隘小狹湫的日本房子住住看——第二：今天一大部分家庭裏面的問題出在我們這些當兒晚的人沒有辦法去嚴格懲處我們自個兒的父母，不能夠去狠打他們一陣。假如是家裡面的小孩子們當他們觸犯了誤闖的時後，你可以壹任自由地去呵責他們，笞打他們，如斯一來你的心裏面的氣也就跟著消了，問題因此也就隨兒化為無形了。可是對於為父為母親了的人卻一點先有可能這麼的個去做去。以是心底裏淤積的憤恨愈積愈增！」

就俄國形式主義者提出之「陌生化」，及王文興自述「不協調之散文」，來解釋這一段落。(25%)
(注意：上文皆從原著，並無打字訛誤問題)

三、以下為魯迅《吶喊》序片段，指出了魯迅由習醫轉向文學的原初激情，試就內文，請闡述「鐵屋子」的象徵意象？（20%）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事，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許多年，我便窩在這屋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他翻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四、下文為張愛玲〈金鎖記〉片段摘要，請參考文中的情感掙扎與感性素材，運用心理、對照、動靜、象徵等手法，創作一段具有人物、情節的故事。自訂題目。（30%）

他（世舫）取了帽子出門，向那小廝道：「待會兒請你對上頭說一聲，改天我見面謝罷！」他穿過磚砌的天井，院子正中生著樹，一樹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紋。長安靜靜的跟在他後面送了出來。她的藏青長袖旗袍上有著淺黃的雛菊。她兩手交握著，臉上現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過身來道：「姜小姐……」她隔得遠遠的站定了，只是垂著頭。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轉身就走了。長安覺得她是隔了相當的距離看這太陽裡的庭院，從高樓上望下來，明晰，親切，然而沒有能力干涉、天井、樹，曳著蕭條的影子的兩個人，沒有話——不多的一點回憶，將來是要裝在水晶瓶裡雙手捧著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後的愛。